

荀子補釋

廿九

竹下

一

荀子補釋

寧武
南氏
校印

序

注荀子者始於唐人楊倞近儒盧

紹蘭弓郝

汪

容王

懷祖父子段

若膺

俞蔭甫咸有詮釋劉

端臨顧

澗陳

碩甫郭

嵩

亦治荀子雖甄明古訓間

足補楊氏之缺然王俞而外鮮有可稱自長沙王氏

先謙

作集解

始集眾說之大成惟奧義隱詞未克闡發夫左氏毛詩均傳自荀子古文家言荀爲鼻祖惟取毛左之說與荀書互證然後荀書之義明師培自垂髫以來竊有志於此及旅東京乃取平昔所訂正者詮而錄之臚列眾說以己意爲折衷得二百八十條名曰荀子補釋雖刊落陳言間逞臆說然古學墮緒或即此而可窺此則區區之志也

荀子補釋

儀徵劉師培申叔

強自取柱柔自取束

勸學篇

楊注云凡物強則以爲柱而任勞王引之曰柱當爲祝祝斷也此言物強則自取斷折所謂太剛則折也案楊說固非王說亦失荀子勸學篇首節大抵以自強勉人觀青藍冰水之喻可以知矣且貴直惡曲故一則曰木直中繩再則曰木受繩則直三則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此文亦強柔對文則以強爲直以柔爲曲即柱字亦取直立之義矣廣雅釋器柱距也蒼頡篇柱枝也柱通作拄漢書西域傳以道當爲拄置注云支柱也強自取柱者言強則直立不撓可與外物相支距也柔自取束凡物之束者必曲故與柱義爲相反上言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蓋強則致榮柔則致辱此文之強弱正與榮

辱相應也若大戴禮作折亦挂字之訛文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

同上

楊注云禽犢餽獻之物也郝懿行曰禽犢玩好之物言小人之學但爲玩好而已王先謙曰學所以美其身也小人入耳出口心無所得故不足美其身亦終于爲禽犢而已上文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正與此文相應禽獸禽犢特小變其文耳案眾說俱非以爲禽犢句承上文爲人言即以學爲贅之謂也禮記曲禮言凡贅卿羔大夫雁土雉庶人鶩是所執之贅非獸即禽此文以犢代羔耳

犢從賣聲說文云賣衛也廣雅賣也是賣又炫鬻之

義與以學爲贊之義合

以學爲贅猶言執所學以取信於人耳新序載

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

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

附猶加也言以善加于己身

今之學者得一

善言務以悅人務以悅人即以爲禽犢之確解言小人自炫其學欲以學見之於人也與上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三語前後相應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噴

同上

案曲禮云禮不妄說人不辭費蓋不問而告即妄說人也傲即傲誕之義所謂妄也問一而告二即辭費也噴疑噴字之訛

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

同上

楊注憲標表也案爾雅釋詁憲法也左傳襄廿八年傳此君之憲令穆天子傳云受勅憲均指令典而言禮憲者即禮典也

問榘者勿告也告榘者勿問也說榘者勿聽也

同上

楊注榘與苦同惡也凡器物濫惡者謂之榘或曰榘讀爲沽

沽麤也按後說近是楷與鹽同詩唐風王事靡盬毛傳盬不

攻緻也方言曰盬且也且即苟且之且且與姑同毛公詩傳且姑也

姑與沽同沽又訓略檀弓鄭注故亦訓爲麤此數字者在古代均

爲同義與楷字同荀子所言之楷均指苟且言即下之所謂

非其道也

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同上

楊注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俞樾曰誦數猶誦說猶

言誦說以貫之也與下文思索以通之一律誦說思索皆兩

字平列案數字不必更爲說誦數二字亦平列之詞古代書

籍以口耳流傳故當其授受之時必撮其指要列爲條目以

數之如書言九德禮言十倫五至三無論語言九思十蔽是

也誦者誦其文也數者誌其條目也非誦數則不能貫穿故

曰誦數以貫之也正名篇言誦數之儒亦與此同

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蓄然必以自惡也

修身篇

楊注蓄讀爲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郝懿行曰蓄者植立之意案楊說固非郝說亦與上文介然相混蓄與溜同漢書地理志臨溜武班碑作臨蓄周禮蓄時水經作溜此其確證又論語云不曰白乎涇而不溜溜與緇同釋名云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溜又與滋同左傳哀八年何故使吾水滋杜注滋濁也蓋字之從蓄得聲及與蓄音相近者義均訓黑引伸之則爲渾濁之貌蓄然者猶言以不善爲汚已也孟子稱伯夷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即蓄然之確解

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已也

同上

楊氏無注案此節之賊字均賤字之訛孟子載費惠公之言曰吾于子思則師之矣吾于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分師友及事我者爲三級與荀子此文同荀子言諛諛我者吾賊賊當作賤猶言吾所賤之人也所賤之人即惠公所謂事我者也以致惡其賊賊亦作賤猶言極惡其所賤之人也若賊已與賢已並言則賊字亦即賤字猶言不欲人之賤已也其誤爲賊字者則以賤賊形近且因下之有至忠爲賊一語遂一律改賤爲賊耳

修正爲笑至忠爲賊

同上

楊注至忠反以爲賊案爲賊與爲笑對文言修正者反爲小人所笑至忠者反爲小人所賊耳賊與害同楊注非

不由禮則勃亂提侵

同上

楊注提舒緩也爾雅媿媿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之義

郝懿行據小弁詩傳箋之說以提爲羣居相樂王先謙謂下文難進曰提注云提與提媿同謂弛緩是提提二字義同言不由禮則弱者多弛慢案眾說均非詩小弁好人提提毛傳訓爲安適媿之本義爲妍黠說文假借爲提方可訓安提爲行貌說文或訓爲則蓋提媿僅可訓爲安不可訓爲緩弛楊注之說均屬無根蓋提慢即怠慢觀下文言怠慢僇弃則荀子一書凡形容人之懈惰者均用怠慢二字提怠音近下文難進曰提亦怠字之借字也

怠慢僇弃

同上

楊注僇輕也謂自輕其身也方言楚謂相輕薄爲僇案僇弃即暴棄廣雅曝曝也是票暴互訓之證故古字亦通用孟子謂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自暴自棄與此文暴棄同

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

同上

楊注兌悅也言佞悅于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
俞樾曰不字涉下不慤不錄而衍曲者委曲也言遇饒樂之
事必委曲以取之王先謙曰兌與銳同佞是口才捷利之名
銳亦利也此言遇饒樂之事則身口捷利以取之不畏人言
無所委曲故曰不曲案眾說均非上文勞苦之事則偷儒轉
脫與此語相對成文若依原文則句法參差蓋而不二字本
係奕字之訛廣雅釋詁奕弱也漢書司馬遷傳僕雖怯奕奕
亦訓弱蓋奕即柔弱之義也奕曲者即柔曲也佞兌當從楊
說佞悅與孟子容悅同言小人遇利不惜徇人枉己以取之
也

徇人即佞兌
枉已即奕曲

又不苟篇云見由則兌而倨與見閉則怨而

險對文怨近於怒兌近于喜則兌字亦即悅字也王氏訓爲

銳亦非

辟違而不慤程役而不錄

同上

楊注程功役勞役錄檢束也於功程勞役之事怠惰而不
檢束案楊說近曲程役與辟違對文則程役係指性情言非
指事言程當作逞程役即逞欲役欲雙聲又欠形近而逞程
又皆從呈聲故因以訛誤左傳云君何所不逞欲又云今民
餒而君逞欲文選西京賦云逞欲收斂逞訓爲快廣雅及左傳注又
與盈通如左傳樂盈史記作逞逞欲者猶言快意也惟錄訓檢束當從
楊說逞欲與拘束相反故言逞欲而不錄也

倚魁之行非不難也

同上

楊注倚奇也奇讀爲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
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郝懿行曰
倚與奇魁與傀俱聲近假借字奇傀言其事譎觚不常也案
二說均誤倚魁均爲難能之行倚讀爲奇行之奇魁讀如崑

義與高同說文云嵬高不平也非十二子曰喬字嵬瑣嵬瑣

之嵬

後解見

與倚魁之魁同均高而不平之象也倚者行之偏

于奇者也如申徒狄鮑焦尾生是魁者行之偏于高者也如

陳仲是宋玉對楚王問曰瑰意奇行超然高舉

裕字案超然高舉一本作

然獨處

亦奇與高對文故知倚魁二字與彼文同例故荀子以

爲難又大戴禮文王官人篇畸鬼者不仁畸鬼即倚魁凡人

行之偏于奇偏于高者多絕物離羣故大戴禮稱爲不仁盧

注以爲恃禱祠而不自修誤矣

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

同上

楊注云東與簡同言東擇其事理所宜而不務驕佚案東當

作嫺古字東與簡通

如周禮聽師用以簡稽左傳爲簡之師均即東字楊注是也

簡與閒

同

釋名問簡也

閒與嫺通

如文史記司馬相如傳從雍閒雅即嫺雅也文選東京賦既佖且閒既佖且嫺

也閒與閑同故閑亦假爲嫺文嫺者嫺習之謂也嫺理猶言選曹子建詩美女好且閑是也

明理

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

不荀篇

楊注吟口吟詠長在人口也說苑作凶貪盧文弨曰見說苑說叢篇韓詩外傳亦作吟口郝懿行曰說苑作凶貪此本必作貪凶轉寫形誤遂爲吟口外傳誤與此同俞樾曰吟蓋黔之段字黔口即黔喙謂虎豹之屬蓋以虎豹擬盜跖王先謙曰後漢梁冀傳口吟舌言章懷注謂語吃不能明了吟口當與口吟同義案眾說均非吟口者即貪字也轉寫分爲二字復誤貝爲口另加口旁于今側遂成吟口且名聲同義聲字亦係衍文蓋荀子本文祇作盜跖貪名若日月貪名連文猶言清名高名耳聲字亦後人妄增以訛傳訛遂妄分一語爲二語矣

不能則恭敬縹紕以畏事人

同上

楊注縛與搏同紕與黜同謂自搏節貶損案楊氏讀縛爲搏是也惟以搏節二字訓縛字別讀紕爲黜訓爲貶損則其說大非縛紕者即搏節之轉音也紕與屈同節屈雙聲義亦相近禮記曲禮篇是故君子恭敬搏節退讓以明禮即此文之恭敬縛紕也管子五輔篇曰整齊搏誦以辟刑搏誦亦即搏節若楊注以紕爲貶損則與枉道事人者何異非君子也

察而不激

同上

楊注但明察而不激切也案激當作繳漢書藝文志名家苛

察繳繞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同

察而不繳言但明察而不繳繞耳

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

同上

楊注云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于曲直也俞樾曰變讀爲辯辯之言偏也以義變應者以義徧應也王先謙曰以義變應者以義變通應事義本無定隨所應爲通變故曰變應案